

大易集義

二十三

太易集義下經卷第四十三



三三 乾下
兌上

伊川先生曰夫亨卦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夫

夫者決也益之極必決而後止理无常益益

一无下益

字而不已已乃決也夫所以次益也為卦兌上乾

下以二體言之澤水之聚也乃上於至高之處有

潰決之象以爻言之五陽在下長而將極一陰在

上消而將盡眾陽上進決去一陰所以為夫也夫

者剛決之義眾陽進而決去一陰君子道長小人

消衰將盡之時也

易傳

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戒利有攸往

伊川先生曰小人方盛之時君子之道未勝安能

顯然以正道決去之故含晦俟時漸圖消之之道

令既小人衰微君子道盛當顯行之於公朝使人

明知善惡故云揚于王庭孚信之在中誠意也號

者命眾之辭君子之道雖長盛而不敢忘戒備故

至誠以命眾使知尚有危道雖以此之甚盛決彼

之甚衰若易而无備則有不虞之悔是尚有危理

必有戒懼之心則无患也聖人設戒之意深矣○

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已之善道勝革

之故聖王誅亂必先脩己舜之敷文德是也邑私
邑告自邑先自治也以衆陽之盛決於一陰力固
有餘然不可極其剛至於太過太過乃如蒙上九
之爲寇也戎兵者強武之事不利即戎謂不宜尚
壯武也即從也從戎尚武也利有收往陽雖盛未
極乎上陰雖微猶有未去是小人尚有存者君子
之道有未至也故宜進而往也不尚剛武而其道
益進乃夫之善也

並易傳

新安朱氏曰夫決也陽決陰也三月之卦也以
五陽去一陰決之而已然其決之也必正名其

三十一

易四三

罪而盡誠以呼號其衆相與合力然亦尚有危
厲不可安肆又當先治其私而不可專尚威武
則利有收往也皆戒之之辭。揚于王庭乎號
有厲若合開口處便雖有劔從自家頭上落也
須着說但使功罪各當是非顯白於吾何嫌
東萊呂氏曰不利即戎利有收往夫五陽決一
陰之時君子之勢盛小人之勢衰常人當此時
多欲極力誅鋤小人絕其本根其間有識者謂
君子已盛小人已衰事不可做尽不如且止殊
不知恃君子衆多便欲誅鋤小人以即戎窮兵

者固非矣若徒知不利即戎便以爲事不可尽
止而不爲者亦非也小人固不可窮治无已至
於在我之往教政事愈進則上愈有事豈可止
而不往乎此所謂利有攸往也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
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
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伊川先生曰夬爲決義五陽決上之一陰也健而
說決而和以二体言卦才也下健而上說是健而
能說決而能和決之至善也兌說爲和○揚于王

三六十七

易文の三

三

庭柔雖消矣然居五剛之上猶爲乘陵之象陰而
乘陽非理之甚君子勢旣足以去之當顯揚其罪
於王朝大庭使衆知善惡也○孚號有厲尺誠信
以命其衆而知有危懼則君子之道乃无虞而光
大也○告自邑當先自治不宜專尚剛武即戎則
所尚乃至窮極矣夬之時所尚謂剛武也○陽剛
雖盛長猶未終尚有一陰更當決去則君子之道
統一而无害之者矣乃剛長之終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可以必勝而忽慢故能矜慎則愈
光也○除惡務本故利有所進而後爲德乃終並易說

廣平游氏曰揚于王庭誦言於上也乎號誕告於下也告自邑自近而及遠也夫去小人而播告之脩若是其詳何也蓋君子之夫也豈徒夫其人而已固將戮一以懲百使天下皆知惡之不可爲如四罪而天下服也然小人之陰慝其慮身甚周其欲害君子之意甚切將欲決之能無疑乎故初則不勝二則惕號三猶有凶吉雖然彼以其邪我以吾正彼以其凶我以吾仁又方與群剛叶德其道以去之其憂不濟乎故其危也乃其所以爲光也若夫九五則據利執操至權其除惡之易如薙草陸甚易而无危矣然才高而性剛必期於丈夫而後已雖未過中於道爲未光也 易說

新安朱氏曰丈夫也健而說決而和釋卦名義而贊其德揚于王庭已下此釋卦辭辭柔乘五剛以卦体言謂以一小人加于衆君子之上是其罪也剛長乃終謂一變即爲純乾。彖云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今人以爲陽不能无陰中國不能无夷狄君子不能无小人不可尽去今觀剛長乃終之言則聖人豈不欲小人之尽去耶

但所以決之者自有道耳。○謂夬卦辭言孚號九二言惕號上九言无號取象之義如何先生曰卦有允躰允爲口故多言號也。○或說夬卦去聖人於陰消陽長之時猶欲人戒謹恐懼其警戒之意深矣曰不用如此說自是无時不戒謹恐懼非是到這時方戒懼不成謹天下已平治可以安意肆志只才有些放肆便弄得靡所不至。○夬卦號字皆當音如嗥字唯孚號古來漢上朱氏曰五陽長於下陰消於上五陽合力而決一陰故曰夬決也剛決柔也此以五剛言夬之時也健者乾

也決而和說者允也健而說諸理決而不失其和非亢暴忿疾以力勝之決之至善者也古之人退人以禮其用刑至於殺之而不怨所以異於刑名家也彼嚴而少恩敢於殺以失人之情豈知健決有和說之義故曰健而說決而和此合二躰言夬之才也五王位伏良爲廷王庭者孤卿大夫諸侯三公群士群吏之位大詢于衆之地五得尊位躰允允爲口訟言於王庭與衆君子共去之而无忌以上六小人得位一柔乘五剛則其害未易去也故曰揚于王庭一柔而乘五剛也此以九五言處夬之道也或曰何以知良爲庭曰良行于庭春秋左氏傳周史有

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庭實旅
百社氏曰良爲門庭上六下與九三相應成巽離巽爲
號巽風者天之號令故號令也號呼也命也皆取巽象
相應孚也揚于王庭發大號以信于下使知危者安其
位不可易也一柔乘五剛而未去有危之道厲者危也
其危猶自其亡則決小人之道光矣離爲光所謂與衆
棄之舜去四凶而天下服是已若隱其誅如唐去李輔
國則不光矣故曰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此以上六應
九二言處夫之道也夫自姤變一變同人二變履三變
小畜四變大有五變夫始巽爲命同人二坤爲邑履

兌爲口告邑也于小畜大有皆有告命之象告自
邑者告戒自我私邑言自治也君子將治小人必先自治
自治則以我之善去彼不善小人所以服也傳曰无瑕者
乃能戮人舜修文德文王无畔援歆羨自治也故曰告
自邑戎戈兵也離之象自同人之離五變離成兌兌爲
刑殺而近君不利即我也決小人不能揚于王庭孚大
號于下藉戎兵以清君側猶斲金木去蠹薰社逐鼠
豈夫之尚哉所貴其夫者謂其乘時去害動而不窮
也交兵幸一日之勝則窮矣自古用兵去小人如漢唐
之季召外兵以去近習其禍至於覆宗聖人之戒不

其深乎故曰不利即我所尚乃窮也此一者推原契爻以言夫之所當戒也君子之道有始必有終夫始於復其剛浸長一柔尚存君子之道有未及也剛長成乾其道乃終不能終則必有悔彥範之不誅武三思率為世患剛長不終也故曰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此復以五剛終言處夫之道也在卦氣為三月故太玄準之以斷毅作去声看來亦足當平音

東萊呂氏曰彖剛長乃終也夫五剛若能不已而更進則其剛長而為乾剛極於此矣所謂剛長乃終也至於乾果終乎曰天行健君子以自

強不息此理未嘗有終也

象曰澤上於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伊川先生曰澤水之聚也而上於天至高之處故為夫象君子觀澤決於上而注漑於下之象則以施祿及下謂施其祿澤以及於下也觀其決潰之象則以居德則忌居德謂安處其德則約也忌防也謂約立防禁有防禁則无潰散也王弼作明忌亦通不云澤在天上而云澤上於天上於天則意不安而有決潰之勢云在天上乃安辭也

易說

橫渠先生曰君子道長故非德之禁可以必行然

不可恃令之行无思以及下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施祿及下可遽決也進有德以居位不可遽決也左右諸大夫國人皆曰賢猶察之見賢而後用之此居德則忌也忌謂戒慎也漢上朱氏曰兩澤上於天其勢不居必決而下流君子体夫之象故施祿澤以及下允爲口食下應三有施祿及下之象古者上有大澤則民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君子之於德也寬以居之然後仁以行之若決而散則不可以畜矣故以此施祿則可以此居德則忌上六居位而安有伏良居德象也

新安朱氏曰澤上於天潰決之勢也施祿及下潰決之意也居德則忌未詳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伊川先生曰九陽爻而乾体剛健在上之物乃在下而居決時壯于前進者也前趾謂進行人之決於行也行而宜則其決爲是往而不宜則決之過也故往而不勝則爲咎也吏之時而往往決也故以勝負言九居初而壯於進躁於動者也故有不勝之戒陰雖將尽而已之躁動自宜有不勝之咎

不計彼也。人之行必度其事可為然後決之則
無過矣。理不能勝而且往其咎可知。凡行而有咎
者皆決之過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言能慮勝而往則无咎。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九以健在下壯于前趾者也當
決之始畜銳以待度不勝不往乃可以免咎不
能量敵慮勝微倖輕進欲勝柔邪而返長之茲
乃為咎不可不慎

漢上朱氏曰大壯震為足初九在下體之下應
足之動趾也。夫自大壯積之在大壯時四剛以

鼎長而至於五剛則初九壯于前大壯之趾也
大壯所以征凶者初九无應不可動而先動也
今震足毀折又无應動而往不正不正不足以
勝九四恃其剛壯不計彼之不可勝而往決之
過也不正故有咎不曰凶者陰將尽也。易傳曰
凡行而有咎者皆決之過

新安朱氏曰前猶進也當決之時居下任壯不
勝宜矣故象占如此。壯于前趾與大壯初爻
同此卦大率似大壯只爭一畫

九二惕號莫夜有戒勿恤象曰有戒勿恤得中道也

伊川先生曰夫者陽決陰君子決小人之時不可
忘戒備也陽長將極之時而二處中居柔不為過
剛能知戒備處夫之至善也內懷兢惕而外嚴誠
號雖莫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莫夜有兵戎可
懼之甚也然可勿恤者以自處之善也既得中道
又知惕懼且有戒備何事之足恤也九居二雖得
中然非正其為至善何也曰陽決陰君子決小人
而得中豈有不正也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警懼申號能孚號而有厲也以必勝
之剛決至危之柔能自危慮雖有戎何恤能得中
道故剛而不暴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二決之時以剛得中雖與物敵
先知所以備豫之道不為窮兵幸勝之計則寇
來不可犯故曰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漢上朱氏曰二動成離日巽為多白眼惕懼之
象巽風為號兌口號呼故曰惕號離日在西之
下莫也巽為入日入于地莫夜也離為戈兵戎
也坎為憂離見坎伏勿恤也一爻又具此三者
故曰有戎勿恤九二剛長欲極之時處中射柔
不為過剛中動而正可以決小人矣而猶不忘

乎戒懼亦應自處之至善者也小人知將亡其
徒必乘人之疑以相恐動夫暮至於夜陰氣將
盡陽氣欲生雖有戎兵窮寇也勿憂可也我得
中道行之以正雖千万人往矣何恤乎小人况
窮寇乎

新安朱氏曰九二當決之時剛而居柔又得中
道故能憂惕號呼以自戒備而莫夜有戎亦可
无患也○號平聲取允象○王子猷卜遇夬之九
二卜者告之曰必夜有驚恐後有兵權未幾累
夜遇寇旋得洪帥

三十一

易卷之四十二

十一

四

東萊呂氏曰九二治小人者若能兢惕而出號
令常為防備則小人雖欲不測而害君子如莫
夜之戎兵亦不必恤我常有備不問其何時來
皆有以待之象所謂得中道者蓋治小人兢懼
戒備乃是本分事初非過當故中道明之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
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伊川先生曰爻辭差錯安定胡公移其文曰壯于
頄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愠君子夬夬无咎亦未
安也當云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君子夬夬若濡

有愠无咎。夬決尚剛健之時，三居下體之上，又處健體之極剛果於決者也。頰顙骨也在上而未極於上者也。三居下體之上，雖在上而未為最上。上有君而自任其剛決壯于頄者也。有凶之道也。獨行遇雨，三與上六為正應，方群陽共決一陰之時。已若以私應之，故不與眾同而獨行，則與上六陰陽和合，故云遇雨。易中言雨者，皆謂陰陽和也。君子道長決去小人之時而已，獨與之和，其非可知。唯君子處斯時，則能夬夬，謂夬其夬，果決其斷也。雖其私與當遠絕之，若見濡透有愠惡之色如此。

則无過咎也。三健體而處正，非必有是失也。因此義以為教耳。爻文所以交錯者，由有遇雨字。又有濡字，故誤以為連也。一作誤而相連也牽梏於私好，由无決也。君子義之與比，決於當決，故終不至於有咎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九三以陽居陽，進決於上，是壯于頄也。不得中道過壯或凶，故曰有凶。君子明於事幾，能夬於用，夬進而緩之以善其終，不假用眾，故曰獨行使之說。從故曰遇雨，若濡，君子之心終无係累，故必有愠。雖其有愠於正，无言，故曰无咎。故君

子之道綽然餘裕終不為咎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三獨與上六應上六居上故曰
頤四剛決柔已獨助之違眾不祥是以凶也惟
君子心无私係亟欲決而不助故曰君子丈夫
然位當其應雖與四剛同行獨為上六之牢援
遠之則怨如獨行遇雨雖為露汚貽彼之愠怒
則有之卒无咎也

漢上朱氏易傳曰爻辭差錯當云壯于頤有凶
獨行遇雨君子丈夫若濡有愠无咎以象考之
傳為是三健之極與上六小人相應乾為首兌

三十四

易說卷之三

十一

十

見於外為頰九三往應之頰柔而增剛壯于頤
頰頰間骨鄭氏本作頰眾陽決小人而已違眾
應之有凶之道不正也四爻不應三獨上行而
遇之兌澤下流遇雨也言說小人而與之和也
允和說也君子當此則棄去情累外決小人而
之內自健決決之又決以上六兌三動復成兌
丈夫也乾為衣坤為裳而遇兌澤露濡也巽多
白眼上視而不悅愠也若惡小人之澆已如遇
雨露濡其衣又疾視之有愠怒則无咎故曰終
无咎也或曰君子亦有愠乎曰君子如怒乱庶

端沮當怒而怒也

新安朱氏曰煩觀也九三當夫之時以剛而過乎中是欲決小人而剛壯見于面目也如是則有凶道矣然在衆陽之中獨與上六爲應若能果決不依私愛則虽合於上六如獨行遇雨至於若濡而爲君子所愠然終必能決去小人而无所咎也温嶠之於王敦其事類此○伊川改九三爻辭次序看來不必改○夫九三壯于頄看來舊本文義自順不知程子何故改易之有愠也是自不能堪正如顏杲卿使安祿山受其衣服至道間語其徒曰吾輩何爲服此歸而借兵伐之正類此也卦中只此卦與復卦六四有獨字此卦諸爻皆欲去陰獨此一爻與六應也是惡模樣○問史卦九三壯于頄先生曰君子之去小人不必悻悻然見於面目至於遇雨而爲所濡湿虽爲衆陽所愠然志在決陽必能終去小人故亦可得无咎也盖九三虽與上六爲應而實以剛居剛有能決之象故壯于頄則有凶而和柔以去之乃无咎如王允之於董卓温嶠之於王敦是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伊川先生曰臀无膚居不安也行次且進不前也次且進難之狀九四以陽居陰剛決不足欲止則衆陽並進於下勢不得安猶臀傷而居不能安也欲行則居柔失其剛壯不能強進故其行次且也牽羊悔亡羊者群行之物牽者挽拽之義言若能自強而牽挽以從群行則可以亡其悔然能處柔必不能也雖使聞是言亦必不能信用也夫過而不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唯剛明者能之在

三五五二

易文四三

十五

九

它卦九居四其失未至如此之甚在夫而居柔其害大矣。九處陰位不當也以陽居柔失其剛決故不能強進其行次且剛然後能明處柔則遷失其正性豈復有明也故聞言而不能信者蓋其聰聽之不明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一陰在上衆陽爭趨三其正應已獨乘之故行止皆凶牽羊者必讓而先之則爲力也易溺於所趨必不能用故曰聞言不信溺於心者聽必不聰

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四剛長決柔之時以陽居陰附

於柔聞從剛者之行則不呆聞剛者之言則不信故其行次且聞言不信也後為三陽近迫則失所處故曰臀无膚前為九五之所曳則不得止故曰牽羊羊性柔很可驅而不可牽四苟從五之所牽悔猶可亡然聞信不言則不聰可知漢上朱氏曰陰在上衆陽爭趨之九四居上卦之後動有伏良為臀良柔為膚三陽自下侵之不足於柔也故臀无膚无膚則不可以處矣四本大壯震震為足欲前而九五礙之又柔而并決則却而不前故其行次且且一本作越越次

且不可前矣處則乘剛行則不前以九處四也故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然則為九四者如何避位居初讓三陽使先行斯可无悔矣四動成兌兌為羊羊性很牽挽則抵觸不行却行而使之先則行張載曰牽羊者讓而先之如是悔亡正故也。有是言也九四未必聞其言而信之不足於剛決也兌為口坎耳受之信也九四動乃有坎耳離目聰明之象不動則耳塞目毀聰不明矣兌口為告莫之聽焉故曰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新安朱氏曰以陽居陰不中不正居則不安行則不進若不與衆陽競進而安出其後則可以亡其悔然當決之時志在上進必不能也占者聞此言而信則轉凶而吉矣牽羊者當其前則不進縱之使前而隨其後則可以行矣。○牽羊悔亡其說得於許慎之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伊川先生曰五雖剛陽中正居尊位然切近於上六上六說體而卦獨一陰陽之所比也五為決陰之主而反比之其咎大矣故必決其決如莧陸然

則於其中行之德為无咎也中行中道也莧陸今所謂馬齒莧是也曝之難乾感陰氣之多者也而脆易折五若如莧陸雖感於陰而決斷之易則於中行无過咎矣不然則失其中正也感陰多之物莧陸為易斷故取為象。○卦辭言夬夬則於中行為无咎矣象復盡其義云中未光也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吾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為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

橫渠先生曰陽近於陰不能无累故必正其行然後免咎

易說

龜山楊氏曰周公東征邦君御事皆以為不可周公徒得十夫之助決意征之禹征有苗會群后誓之既已出師朝廷上下宜无不以為當者而益以一言贊之禹遂振旅而還而苗亦隨格豈周公之德不逮禹乎蓋舜之時在廷莫非君子而天下已大治矣其敢逆命者獨有苗而已縱而不治未足為害如必欲誅之則太平之民自受其病矣故與其勤師遠伐不若脩德以待

三十三

易又四

十三

十八

仁

其來之為愈也若夫三監之叛其變起王室非可以夷狄待之也況又成王幼冲蒞政之初君子之道不勝小人不誅而縱之其禍將不勝救矣當是之時雖无十夫之助周公亦不可已此所以必征之也易曰莫陸夬夬中行无咎其舜之事乎

語錄

漢上朱氏曰壯震為蕃鮮兌為澤莫莫澤草也葉柔根小堅且亦乾為大赤上六之象陸商陸亦澤草也葉大而柔根猥大而深有赤白二種五動震為蕃鮮伏巽為白商陸也莫陸小人之

近君者莧柔脆根淺易決商陸根大而深為難
決九五得尊位大中為決之主當五陽並進決
小人之時而反比之中道未光何也五兌乾健決
也動而往決上六復成兌故曰夬夬決之又夬
震巽象毀成離則莧與陸去而中道光矣離為
光動則不正宜若有咎然夬之時剛長乃有終
動而往決而後中道行張載曰陽比於陰不能
无累故必正其行然後无咎易傳曰五心有比
於中道未得為光也蓋人心有所欲則離道矣
此示人之意深矣又曰莧陸澤草也生於三月

三四

易大傳

九

子仁

四月莧實也葉柔根堅而赤陸大於莧葉柔根
堅堅者兌之剛也堅而赤者乾之巳也

叢說

新安朱氏曰莧陸今馬莧感陰氣之多者九五
當安之時為決之主而切近上六之陰如莧陸
然若決而決之而又不為過暴合於中行則无
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中未光也程傳詳矣
莧是馬齒莧陸是章柳今用治水氣者其物難

乾

東萊呂氏曰行无咎晦庵言人能剛決自勝其
私合乎中行則得无咎但能補過而已未是極

至處這是說那微茫間有些个意思斷未得釋
氏所謂流注想荀子謂偷則伯孔子作象所以
禪爻辭之不足如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之類甚
多中行无咎易中却不恁地看言人占得此文
者能中行則无咎不然則有咎。中未光也事
虽正而意潜有所係各荀子云云佛氏云云流
注不断皆意不誠之本也。○其陸是兩物其者
馬齒其陸者章陸一名商陸皆感陰氣多之物
藥中用商陸治水腫其子紅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三六三

易之十三

四十一

子二

伊川先生曰陽長將極陰消將盡獨一陰處窮極
之地是衆君子得時決去危極之小人也其勢必
湏消尽故云无用號咷畏懼終必有凶也。陽剛
君子之道進而益盛小人之道既已窮極自然消
亡豈復能長久乎雖號咷无以為也故云終不可
長也先儒以卦中有孚號揚號欲以无號為无號
作去聲
謂无用更加號令非也一卦中適有兩去聲字一
平聲字何害而讀易者率皆疑之或曰聖人之於
天下雖大惡未嘗必絕之也今直使之无號謂必
有凶可乎曰爻者小人之道消亡之時也決去小

人之道豈必盡誅之乎使之变革乃小人之道亡也道亡乃其凶也

世易傳

漢上朱氏曰六之三成巽巽為號上六小人知非而去有號呼求免之象陽長陰消之時安其位而不去无自悔之實陽長則陰失位終必有凶巽為長女位巽毀終不可長也聖人明此開小人自悔之路

新安朱氏曰陰柔小人居窮極之時黨類已尽无所號呼終必有凶也占者有君子之德則其敵當之不然反是。問以五陽決一陰君子盛

三百

十

九

而小人衰之勢而卦辭則曰告自邑不利即戎于前趾則往不勝九二惕號則有戎勿恤壯于頄則凶牽羊則悔亡中行无咎豈去小人之道須先自治而嚴厲戒懼不可安肆耶先生曰觀上六一爻則小人勢窮无號有凶之時而君子去之之道猶當如此嚴謹自做手脚盖不可以其勢衰而安意自肆也其為戒深矣



大易集義下經卷第四十四

巽下
乾上

康節先生曰復次剝其治生於亂始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夬而不遇伊川先生曰始序卦夬決也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遇也決判也物之決判則有遇合本合則何遇姤所以次夬也為卦乾上巽下以二躰言之風行天下天之下者万物也風之行无不經觸乃遇之象又一陰始生於下陰與陽遇也故為姤
姤女壯勿用取女

伊川先生曰一陰始生自是而長漸以盛矣是女之將長壯也陰長則陽消女壯則男弱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取女者欲其柔和順從以成家道始乃方進之陰漸壯而敵陽者是以不可取也女漸壯則失男女之正家道敗矣始雖一陽甚微然有漸壯之道所以戒也 易傳

廣平游氏曰姤女壯巽 元 為長女也女壯則棄陽其極將至於為剝故勿用取女而初六有躅躅之戒也以其為巽躅也故為女壯以其陰之初生 作 也故為羸豕 易說

新安朱氏曰姤遇也決盡則爲純乾四月之卦
至姤然後一陰可見而爲五月之卦以其本非
所望而卒然值之如不期而遇者故爲遇遇已
非正又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貞而壯之甚
也取以自配必害乎陽故其象占如此
東萊呂氏曰女壯勿用取女一陰何以謂之壯
一念初發善善惡惡莫不皆甚壯也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
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
大矣哉

邵氏渙樵對問樵者問曰姤何也曰姤遇也柔
遇剛也與史正反史始通壯姤始遇壯陰始遇
陽故稱姤焉觀其姤天地之心可見矣聖人以
德化及此剛有不昌故象言施命告四方履霜
之謹其在此乎

伊川先生曰姤之義遇也卦之爲姤以柔遇剛也
一陰方生始與陽相遇也。一陰既生漸長而盛
陰盛則陽衰矣取女者欲長久而成家也此漸盛
之陰將消勝於陽不可與之長久也凡女子小人
夷狄勢苟漸盛何可與久也故戒勿用取如是之

至午陽極陰生午者離也荀爽曰坤出於離與
乾相遇故萬物皆相見相見也咸章也皆謂出
於離也萬物別而言之曰品物品物咸章則相
見者著矣故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此再以初
六言始之時也姤五月卦也太玄準之以遇易
於復言七日來復冬至也於始言品物咸章夏
至也率二至則律曆見矣九二剛中臣也九五
剛中而正君也姤此遯為有臣此剝為有君以
剛中之臣遇中正之君有其位有其時君臣相
遇亦猶天地之相遇故曰剛遇中正姤者夫之
反夫一陰自上而下五變成始乾為天天下行也
君臣相遇道行乎天下故曰剛遇中正天下大
行也此以二五兩爻卦之反復言始之用也天
地也君臣也非其時也亦莫之遇莫之遇則天
地閉賢人隱萬物幾乎息矣故曰姤之時義大
矣哉

新安朱氏曰柔遇剛也釋卦名不可與長也釋
卦辭品物咸章以卦躰言剛遇中正指九五姤
之時義大矣哉幾微之際聖人所謹。不是說
陰漸長為女壯乃是一陰遇五陽大率姤是一

一个女遇五陽是个不正當底如人盡夫也之事
聖人去這裏又看易見得那天地相遇底道理
出來○問姤卦先生曰姤是不好底卦然天地
相遇品物咸章剛遇中正天下大行却又甚好
盖天地相遇又是別取一義剛遇中正只取九
五或謂亦以九二言非也○問姤之時義大矣
哉本義云幾微之際聖人所謹與伊川說不同
何也先生曰上面說天地相遇至天下大行也
正是好時節而不好之漸已生於微矣故當謹
於此

三十一
易文四十一
東萊呂氏曰夫利有攸往剛長乃終姤勿用取
女不可與長也陽雖多猶恐其少陰雖少猶懼
其多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伊川先生曰風行天下无所不周爲君后者觀其
周徧之象以施其命令周誥四方也風行地上與
天下有風皆爲周徧庶物之象而行於地上徧觸
萬物則爲觀經歷觀省之象也行於天下周徧四
方則爲姤施發命令之象也諸象或稱先王或稱
后或稱君子大人稱先王者先王所以立法制建

國作樂省方勅法閉關育物享帝皆是也稱后者
后王之所為也財成天地之道施命誥四方是也
君子則上下之通稱大人者王公之通稱易傳
橫渠先生曰上所以用柔於天下者誥令莫大焉易
藍田呂氏曰天下有風則无不鼓動施行命誥
四方之義一后之命告四方亦寡遇衆也

漢上朱氏曰天下有風乃與萬物相遇后以施命
誥詔四方君與萬民相遇之道也風者天之號
令以時而動明庶東也景風南也閭闔西也廣
莫北也周流天下无所不徧故后躋之陰陽家

有風律之占源於此始自夬變離有伏坎變兌
有伏震四方也巽為命自上而下兌為口施命
誥四方之象易傳曰諸象或稱先王或稱后或
稱君子大人先王者先王立法制建國作樂省
方敕法閉關育物享帝是也后者白王之所為
裁成天地之道施命誥四方是也君子則上下
之通稱大人者王公之通稱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
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伊川先生曰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一陰生則長

而漸盛陰長則陽消小人道長也制之當於其
而未盛之時柅止車之物金為之堅強之至也止
之以金柅而又繫之止之固也固止使不得進則
陽剛貞正之道吉也使進往則漸盛而害於陽
是見凶也羸豕孚蹢躅聖人重為之戒言陰雖甚
微不可忽也豕陰躁之物故以為況羸弱之豕雖
未能強猛然其中心在乎蹢躅蹢躅跳躑也陰微
而在下可謂羸矣然其中心常在乎一无消陽也
君子小人異道小人雖微弱之時未常无害君子
之心防於微則无能為矣。牽者引而進也陰始

生而漸進柔道方牽也繫之于金柅所以止其進
也不使進則不能消正道乃貞吉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金柅二物也處始之時不牽於近則
所往皆凶孚信也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
於蹢躅得申則中矣如李德裕處置閩管徒知其
怙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忘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
幾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論及陽城事謂永叔不取純夫取
之其言曰陽城蓋有待而為者也後世猶責之
无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此論似厚曰陽城

固可取然以爲法則不可裴延齡之欲相其來
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於漸乎至於陸贄之貶
然後論延齡之姦佞無益矣觀古人退小人之
道不然易之姤卦曰女壯勿用取女夫姤一陰
生未壯也而曰壯者而不已固有壯之理也取
女則引而與之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
者小人之象也小人固當制之於漸也故當陰
之生則知其有壯之理其有壯之理則勿取女
可也是以姤之初爻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
見凶金柅止車之行也車之初動必有以柅之

其制之於漸乎蓋小人之惡制之於未成則易
制之於已成則難延齡之用事權傾宰相雖不
正名其爲相其惡自若也何更云待其爲相然
後取自麻壞之邪然城之所爲當時所難能也
取之亦是但不可以爲法耳

語錄

監田呂氏曰初六以一柔而過五剛近者欲比
速者欲應能不徇於近比而遠率於正應擊之
於剛而能止者則正吉矣有攸往見凶舍正之
它則凶矣舍正之他乃羸豕之孚也羸豕孚以
藩行信於衆者也蹢躅淫躁之狀也

漢上朱氏始初六五月離卦之一陰也離巽之
柔爲絲乾變爲金堅重也捥絡絲跌也許慎作
攔謂九二也初六陰柔不正與九二相遇如絲
紛然繫之以堅重之器乃可經理故曰繫于金
捥初六變而正則吉人亦何常君子小人在正
不正之間耳故初六繫于金捥貞則吉勉初六也
初二相易成離目見也陰有攸往九二降初剥
剛中而進凶也凶戒九二也言初陰辯之不早
必見凶害乾初爻甲子子坎位爲豕初九變六
陽變陰羸豕也羸豕牝豕也伏震爲躁巽爲爲
股爲進退初陰應四孚也非豕威陽志欲往前
爲二所制進退蹢躅而躁動不安其意未始不
在於陽九二可不繫于金捥乎則柔道有所牽矣
易言牽者皆良巽之動良手也巽股也手挽之
而股動夫君子小人相爲消長雖初陰其心未
嘗一日不欲害君子一陰雖弱方來也五陽雖
強既往也其可忽諸自古禍亂或始於牀第之
近給使之賤夷裔荒服之遠易而忽之馴致大
亂反求其故必本於剛正不足若柔道有牽君
子小人各當其分禍亂何由而作或曰巽離爲

絲何也曰巽為木為風巽變离木中含火火生
風風化蠱蠱為龍馬之精龍大火馬火畜替以
火出而浴畜馬者禁原蠱故太玄以火為絲賈
逵以離為絲郭璞曰巽為風蠱屬龍馬絲出中
新安朱氏曰柅所以止車以金為之其剛可知
一陰始生靜正則吉往進則凶故以二義戒小
人使不害於君子則有吉而无凶然其勢不可
止也故以羸豕蹢躅曉君早使深為之備云
牽進也以其進故止之又曰金柅或以為止車
物或艮為絲袞袞不可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伊川先生曰姤遇也二與初密比相遇者在它
卦則初正應於四在一元姤則以遇為重相遇之
道主於專一二之剛中遇固以誠然初之陰柔群
陽在上而又有所應者其志所求也陰柔之質鮮
克貞固二之於初難得其誠心矣所遇不得其誠
心遇道之乖也包者苴畏也魚陰物之美者陽之
於陰其所說美故取魚象二於初若能固吝之如
包苴之有魚則於遇為无咎矣賓外來者也不利
賓包苴之魚豈能及賓謂不可更及外人也遇道

當專二則雜矣。二之遇初不可使有二於外
當如包首之有魚包首之魚義不及於賓客也

並易傳

蓋田呂氏曰九二與初相比柔始為剛而為二
所得包有魚也初非正應苟可以自利而已不
可以及賓蓋近而相比近於義非正也古者遺
魚肉皆包首包喻二魚喻初也魚陰類也

漢上朱氏曰魚謂初也初六易四成兌為澤巽于
澤下者魚也民之象初者二四之所欲初本應
四九二據之宜有咎然陰出遇陽二近而包有

三十一

易六十四

二

六

之於遇道為得故无咎若二不能包四又遠民
初將散亂而不可制矣賓謂四也四在外動而
易初初成乾西北方賓之位二躰巽東南方主
人位初六之民為二所有非九四之利而九四
所不能包者遠於民也一民不可有二君亦義
之所不及也古者有分土无分民得道則歸往
失道則携持而去无遠近內外之間顧遇民之
道如何耳此二所以无咎易傳曰遇道當二
則離矣故義不可及賓也

新安朱氏曰魚陰物二與初遇為包有魚之象

然制之在已故猶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過於衆則其為害廣矣故其象占如此。又不知此卦如何有魚象或說離為鼈為蟹為羸為蚌為龜魚便在裏面了不知是不是此條未詳九二賢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伊川先生曰二与初既相遇三說初而密比於二非所安也又為二所忌惡其居不安若賢之无膚也処既不安則當去之而居始之時志求乎遇一陰在下是所欲也故処雖不安而其行則又次且

三十四

易又四

十一

方

也次且進難之狀謂不能遽舍也然三剛正而処巽有不終迷之義若知其不正而懷危懼不敢妄動則可以无大咎也非義求遇固已有咎矣知危而止則不至於大咎也。一有咎字也。其始志在求遇於初故其行遲遲未牽不促其行也既知危而改之故未至於大咎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行而无所与過故曰行未牽也進退无所係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三之於初六後不如二之能比故賢无膚前不如四之能應故其行次且雖未

牽初以自助若孤危然剛而當位卒无大咎
漢上朱眈始者丈之反始之九三即丈之九四
故二爻同象艮在下躰之上為臀其柔膚也二
不動其侵三艮成巽柔不足也故臀无膚臀无
膚則不能處矣陰陽之情必求相遇初陰在下
亦三陰之所欲遇者也二比於初已包有之三非
義求遇亦何所得哉亦必有咎而遇情未忘故
其行次且次且者且進且退不能遽行巽究為
躁為進退故也處則為二所侵行則有求而不
去可謂危厲然九三剛正處巽知義不可而舍
之初陰不能牽其後故无大咎牽者手挽股動
初為二所制艮隱巽見故曰柔未牽也不曰凶
者初非三之所宜有四失初則凶矣
新安朱氏曰九三過剛不中下不遇於初上无
應於上居則不安行則不進故其象占如此然
既无所遇則无陰邪之傷故雖危厉而无大咎
也。○這幾卦多說那臀不可曉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伊川先生曰包者所裹畜也魚所羨也四与初為
正應當相遇者也而初已遇於二矣失其所遇猶

包之无魚亡其所有也。四當始遇之時，居上位而失其下下之離，由已之失德也。四之失者，不中正也。以不中正而失其民，所以凶也。曰初之從二，以比近也。豈四之罪乎？曰在四而言義，當有咎，不能保其下由失道也。豈有上一字无，不失道而下離者乎？遇之道，君臣民主夫婦朋友皆在焉。四以下睽，故主民而言為上而下離，必有凶變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難將作矣。○下之離由已致之，遠民者已遠之也。為上者有以使之離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九四以初為應，初為已，民二陽間

之遠而不可得有民而不得其民，如有包无實以靜，猶可作而起之，是以凶也。

漢上朱氏曰：二有其魚，四失所遇，失其民也。起動也。動成離，戈兵之象。三動初愈不應，故起凶无魚之凶。以九四不中正，自遠其民，故九二得以下睽。故主民而言也。

新安朱氏曰：初六正應已，遇於二而不及於已，故其象占如此。○遠民也。民之去已，猶已遠之。

俟命而无憾也

漢上朱暉一巽木也變乾爲大木此文自兌變巽兌爲澤澤木而大杞也杞以樗葉大而蔭張載曰杞周於下者也艮在草六二瓜屬艮爲巽包瓜也瓜譬則民瓜雖可欲而潰必自內始九五當陰長之時含章不耀中正在上遇九二之賢而用之以剛守中道防民之潰故曰以杞包瓜九五動則成離爲文章不動含章而中正唯含章不耀中正自處是以能用九二以盡其才故辭曰含章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一陰浸長

陽爻消剥者天也九五含章用也以防民之潰人也人謀則有時而勝天然或不勝至於隕越者亦天也九五之志知人謀而已以謂天之所命以祐下民在我有隕越者自天隕之吾終不舍天之命也故曰有隕自天象曰志不舍命也二陽爲陰剥五自乾而隕有隕自天也五隕於二復成巽巽爲命志不舍命也張載曰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歟又曰天命聖人以祐下民微陰浸長將內潰聖人含章不耀中正自處委任

○包无魚又去這裏見得个君民底道理陽在上爲君陰在下爲民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下亦无應非有遇也然得遇之一有道故終必有遇夫上下之遇由相求也杞高木而葉大處高躰大而可以包物者杞也美實之在下者瓜也美而居下者側微之賢之象也九五尊居君位而下求賢才以至高而求至下猶以杞葉而包瓜能自降屈如此又其内蘊中正之德充

三

易

五

實章美人君如是則无有不遇所求者也雖屈已求賢若其德不正賢者不屑也故必含蓄章美内積至誠則有隕自天矣猶云自天而降言必得之也自古人君至誠降屈以中正之道求天下之賢未有不遇者也高宗感於夢寐文王遇於漁釣皆由是道也○所謂含章謂其含蘊一一无蘊字中正之德也德充實則成章而有一无輝光○命天理也舍違也至誠中正屈已求賢存志合於天理所以有隕自天必得之矣並易傳○高宗好賢之意與易卦同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杞生於夏最

賢佐厚下安宅盡人謀以聽天命雖有隕越自天隕之吾志不動也不舍天之所命也周公曰我弗敢知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新安朱氏曰爪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杞高大堅實之木也五以剛陽中正主卦於上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其象如此然陰陽迭勝時運之常若能含晦章美靜以制之則可以回造化矣有隕自天本无而倏有之象也 有隕自天言能回造化則陽氣復自天而隕復生上束都換了這時節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伊川先生曰至剛而在最上者角也九以剛居上故以角爲象人之相遇由降屈以相從和順以相接故能合也上九高亢而剛極人誰與之以此求遇固可吝也已則如是人之遠之非它人之罪也由已致之故无所歸咎。旣處窮上剛亦極矣是上窮而致吝也以剛極居高而求遇不亦難乎並易橫渠先生曰窮不知變吝之道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九角居首上遇道至于角窮矣窮雖吝狹不可以及衆亦庶乎不自失故无咎

漢上朱氏曰上九之極九日初遇焉前剛角也姤
道上窮不動則不和不和則无所遇動則吝是
以窮也易傳曰上九高亢而剛極人誰與之以
此求遇將安歸咎乎

新安朱氏曰角剛乎上者也上九以剛居上而
无位不得其遇故其象占與九三類

大易集義下經卷第四十四



